

我見我思

大陸行腳

● 高松濤（旅美學人、大學教授）

今年（一九九九年）五月間，曾有中國大陸之行，前後停留約半個多月。到過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寧波、奉化以及蘇州等地。除了遊山玩水、參觀名勝古跡，以及探親訪友之外，在各地的所見所聞頗多，途中留給我印象深刻的事物也不少。僅就個人記憶所及，分述如下。

北京之行印象深刻

抵達北京，第一個進入腦海的印象，就是北京的天空，總是灰濛濛的一片，令人感到不適。根據中國政府所發表的統計數據顯示，北京是世界上大氣污染最嚴重的首都。同時，也是中國五大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城市之首。最近公布的空氣品質週報（五月七日至十三日），北京綜合污染指數，高出上海百分之四十，重慶百分之

三十七，天津百分之三十三等等，情況是相當嚴峻。而造成上述嚴重污染的主要原因，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項：第一，是北京的能量消耗，大都仍以燃煤為主，佔百分之七十。其次，是近年來汽車數量的急劇增加。大氣中百分之六十三的一氧化碳，百分之五十的氮氧化物，都是來自汽車排放的廢氣所得。第三，則是來自地面的揚塵。包括：灰塵、煙塵、沙塵等等。今年適逢中共建國五十週年，為了擴大慶祝，到處大興土木，弄得滿城塵土飛揚。最後一項，也是最奇特的一項，就是五月的北京，正值晚春時節，天空中楊花片片，柳絮紛飛，漫天的綿白在空中隨風飄動。使許多對花粉敏感的人，呼吸困難，苦不堪言。

在北京，第二個使我難忘的事，就是

目睹數萬名北京高校的學生，上街遊行，包圍美國大使館的那一幕情景，自從五月八日美國飛機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，造成三名記者不幸死亡的消息傳開之後，北京立即陷入一片愁雲慘霧之中，充滿了緊張、肅殺的氣氛。本來，在我未動身去北京之前，就擔心今年是八九年「天安門事件」十周年，最好不要再發生什麼不幸的事件。到了北京之後，在天安門廣場遊覽，見到更多的武警、便衣在布崗、巡邏，遂也使我心安不少。沒想到，就在九日那天，我從故宮出來，就碰到成千上萬的學生們，成群結隊地上街遊行、呼號，使我大吃一驚，不知道又會發生什麼大事。十日那天，學生們更進一步包圍美國大使館，用石塊、磚頭，將大使館的所有門窗，全部打破。逼得美國駐華大使，被困在

館內，三天出不來。市面上更謠傳，十一日學生們還要打美國人投資的麥當勞、肯德基等速食店，弄得一時人心惶惶。許多與我投宿在同一個旅館的美國人都不敢外出，有的更是提早回國。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，卻像奇蹟般的，十一日那天，街上卻見不到學生的隊伍，一切又恢復了平靜，真是，來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事後，聽說中共當局認為適可而止，該表達的已表達了，再鬧下去，恐怕一發不可收拾。這一幕驚心動魄的場景，真使我印象深刻，難以忘懷。

北京是文化古城，帝王之都。今年，在故宮的入口處，豎立了一個新的牌子，上面寫著「六百年的紫禁城已經準備好，迎接千禧年的來臨。」使我猛然驚醒，故宮自明成祖建都以來，今年已邁入了六百年。在現今世界各國的皇宮中，可說是首屈一指，是歷史最悠久的一個。一時之間，我好像走進了時光隧道。舊時的北京，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是深宮重院、琉璃叢柳、胡同雜院等景象，這種場景是多麼的熟悉，多麼的久遠。

然而，就在中共當局大聲高呼要保護國家重點文物時，象徵著北京文化遺產的

胡同和四合院，卻因迎接中共建國五十週年，而作了犧牲品，正在逐漸拆除、消失之中。誠令人為之浩嘆不已。爲了五十週年大慶，北京預定在十月一日以前，要完成六十七項重大工程。其中包括：天安門廣場翻修工程，以及建成北京第二條長安大街——平安大街。這是中共建國以來，第二次大規模地翻修北京。上一次是在五十年代的建國初期，即所謂的「十大建築」，包括：天安門廣場、人民大會堂、革命歷史博物館、軍事博物館以及北京車站等地標。當時，是在蘇聯專家的協助下設計建造的，充滿了俄羅斯風格。中共建國的第一個十年，北京城的面貌爲之不變。

而今年十月一日，北京又將出現另一個新的面貌。上一次是拆城牆，這一次是拆胡同。北京的建築，在不同的時期，反映出不同的樣貌。從早期的蘇式方樓，到現今完全西式的大廈，顯得極不調和。而在九十年代中期，還出現一些「不中不西」的建築，在陳希同市長時代，還規定大樓頂部一定要蓋成中式琉璃屋頂。

誠如同一位老北京自我解嘲式的譏評：「好像是一個人穿上了西服，卻戴了一頂瓜皮帽。」有點兒不倫不類。北京究竟

如何在新舊之間，取得協調，這是值得吾人深思的。

十里洋場上海風華

上海，這個過去被稱爲「十里洋場」的大都會，這幾年來的發展，可以用「千變萬化」、「日新月异」這兩句話來加以概括。今天的上海，不要說是與我五年前去時的上海，大不相同，據當地人士表示，不僅是年年不一樣，月月不一樣，誇張一點講，更可說是天天不一樣。只要有一段時間不去，你會隨時隨地發現，不是這裡多了一棟高樓大廈，就是那裡又有一項新的工程動工，或是一個新的企業在掛牌。上海成爲中國大陸經濟發展龍頭的地位，已爲大家所確認無疑。事實上，上海的起點，已經是晚了一步。當二十年前，鄧小平打出改革開放的口號時，他先選了廣東的深圳、珠海與福建的廈門、汕頭，作爲四個經濟特區，等到特區的成果展現之後，才開始想到過去爲「東方國際金融中心」的上海，特別是八九年，調當時爲上海市長的江澤民北上，欽定爲接班人之後，也決定了今天上海的局面。當今除了曾任市長的江澤民、朱鎔基等中央首長之

外，其他如曾慶紅等人，均任要職，已形成所謂「上海幫」。上海的前途，實在是未可限量。

當然，上海的發展，也不是沒有困難的。譬如失業的問題，就是當前要面對的重要課題。在一千五百多萬的人口，目前大約有一百三十五萬人失業，約佔總人口的十分之一弱。單單紡織業，就有三十五萬人之多。大陸上不用「失業」一詞，而叫「下崗」、「待業」，實際上，當企業經營不善、工廠關門，員工們自然是失業了。這就是經濟學上所謂的「非自願性失業」。

過去這幾年來，中共當局一再強調要加速改革國營企業，然而，成效卻一直不彰。主要是這個工程太浩大了，牽涉的層面也太廣了。弄不好將有上千萬人找不到工作。這不僅要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、工作態度，更重要的是觀念的革新。因此，上海市政府不斷地鼓勵下崗的工人，要放下身段，重新嘗試不同的工作，包括：擺地攤、作清潔工。或是到麥當勞等速食店打工等，特別是有意自行創業的人，給予多方面的協助，這方面也有不少成功的事例。如何化危機為轉機，則更待進一步地

努力。

「夜上海、夜上海，妳是一個不夜城。」小時候，周璇所唱的這首歌，便深深印在我腦海裡。這趟去上海，自然少不了逛一逛上海夜市，首先，令我印象深刻的，便是外灘的霓虹燈，五彩繽紛，有如美國著名的「拉斯維加斯」，令人目不暇給。置身其中，好像時光倒流，又重新回到過去的日子了。其次，是上海的酒吧，據說目前已有上千家之多，尤其是衡山路的酒吧，一家接一家，真是好不熱鬧。不過，最令我難忘的，卻是在和平飯店，駐店演奏的「老年爵士樂團」。專門演奏三十年代的老歌、舊曲。其中打鼓的那位老先生，聽說已高齡八十一歲，他緊閉著雙眼，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態，真使我又欽佩，又感動。聽說這樂團的團員的平均年齡為七十四歲，每晚還能演奏兩場，真是太簡單了。

天堂蘇杭美景不再

「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」這兩句讚美蘇州、杭州兩個城市的名言，從小我便耳熟能詳。

事實上，我母親年輕時，是在杭州求

學，她是弘道女中畢業的。而我本人，是抗戰勝利後，民國三十六年，在蘇州讀的小學。因此，這兩個城市，對我而言，說是有相當的淵源與深厚感情的，然而，五十年過去了，重遊舊地，卻令我感慨萬千，不勝悵惘。真是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。」

不知道是不是走遍全世界，看到過多、更好的美麗城市，或是隨著年歲增加，感情更趨成熟的緣故，我對這兩個城市的印象，已不如過去那般美好，那樣迷戀了。我想那些美景，只不過是騷人墨客、文人雅士們，編織出來的美麗辭章而已。譬如說，「西湖十景」之一的「雷峰夕照」，早已名存而實亡，雷峰塔，已倒了幾十年了，那裡還有雷峰的影子呢。尤其是文革時期，紅衛兵造反，大量破壞歷史文物、自然景觀，西湖畔的岳王廟是這幾年才修復的，名妓蘇小小的墓，被紅衛兵破壞，已經無處找尋了。過去這些年來，大陸上老百姓生活，的確是有了改善，但是環保工作，做的仍嫌不足。我們旅行所到之處，隨時可見對大自然的不尊重，甚至於破壞。中國要富強康樂，恐怕還有一段很長遠的路要走呢。